

不哭

申威渔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weep no more

W e e p n o m o r e

申赋渔 著

不哭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哭 / 申赋渔 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8.4
ISBN 978-7-5399-2849-4

I. 不… II. 申… III. 新闻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43386号

书 名	不 哭
著 者	申赋渔
策 划	汪修荣 朱赢椿
责任编辑	金 泉
校 对	梵 高
责任监制	卞宁坚 江伟明
装帧设计	朱赢椿 皇甫珊珊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经 销	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(销售热线: 010-65512133/3658)
印 刷	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
开 本	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15
版 次	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2849-4
定 价	29.80 元

有爱
就有希望
请伸出你的手
你的一点点爱心
也许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

——出版人语

001 宝宝，不哭

Don't Cry, Baby

一个一岁半的孩子，被烧伤，因为家庭贫困，父亲竟把她一个人，丢在医院。她的一条腿缠着绷带，悬空吊在架子上，架子很高。她全身都裹了绷带。她这样躺着已经一个月，身边没有亲人。

017 为了孩子去流浪

Straying for Daughter

这么多年来，每一天，在每一个城市，他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地找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，小心地拉琴。随时准备有人来驱赶了，背了东西赶紧离去。他躲在二胡的琴声里，靠着二胡棚口，靠着二胡，给女儿挣钱读书。

033 孤儿院

Orphanage

谁能想到，广阔的乡间，竟会有这么多被遗弃的孤儿。如果没有这个残破不堪然而毕竟能够遮风挡雨的“家”，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？而现在，这个“家”，却面临倒塌。

049 9月1日

September 1st

他没有饭吃，没有地方睡觉，可他不去想这些，因为马上又是9月1日了。9月1日才是最重要的。也许，从来不曾有人想过，这世上，会有这么一个日子，一年一度，会给孩子，带来最大的希望和最深的绝望。

061 压垮的18岁

The Crushed 18-year-old

品学兼优的哥哥的自杀，给了弟弟必须坚强支撑家庭的理由。弟弟多么希望能救贫寒的父母于生存的艰难，却因为没能哥哥那样优秀的成绩，同样面临崩溃。

073 宏雅的微笑

Smile of Hong Ya

她穿着一件红棉衣，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，生动鲜活。这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与时刻觊觎着的死亡的阴冷，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，刺得人心里发痛。

081 14岁，15岁

14-year-old, 15-year-old

她哭着。她说：“我们出去谈一谈好不好？我们单独谈谈。”

银花跟她出去。两个同学留在屋里看电视。

一声尖叫，不很清楚。开小电视的声音，又是一声。

银花的两个同学冲了出去。整条街被惊动。

097 血色少年

Bloody Youngster

这是一群未成年少年，因为家庭残缺或者贫困，他们无人问津，他们游荡着，动辄出手凶残伤人，之后浑若无事，扬长而去。

105 城市边上

At the Edge of the City

“民工潮”是上世纪末直到今天中国大地上涌动着的独特景观。在南京，外来打工者就有一百万人。对外来打工者而言，现实的困窘：他们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；而未来的希望，则是他们在一个城市逗留的理由；对许多身为父母的民工而言，希望不仅在于自己的未来，更在于孩子的未来。

113 他想坐牢

He Wants to be Jailed

他是一个大学生，却沉湎于网络，不可自拔。当他对网络也感到无聊之时，他决定以抢劫银行求得解脱。他想坐牢。

121 假如人生是一部默片

If Life Is a Silent Film

他所不见这个世界的声音，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在这个世界上，寻找自己的位置。

129 我是谁

Who am I

他想家，想爸爸妈妈，还有他的小妹。想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，他就用烟头烫他自己。李龙飞左手臂上，密密地布满了圆形的伤疤；有旧的，也有新的。

145 妈妈我饿

I am Hungry, Mum

一个3岁的孩子，一个人，被关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被电力公司停止供电的黑房子里，在寒冷、饥饿、恐惧中死去。她死了，她去了天堂，在天堂里，她用不着再一次地哭喊：“妈妈，我饿。”

161 河水冰冷

Cold River

因为农田改造，他们拆去了上学路上的桥梁，然后，冷淡地听任孩子们每天涉水而过，甚至在这个10岁的女孩被河水吞没之后，桥依然断着。

173 守口如瓶

Silent Like a Tree

当两个12岁的孩子溺水挣扎时，相距不过十多米远的钓鱼者，竟能心平气和地继续等着鱼儿上钩。孩子的同伴，烧了他们的衣物，相约回去之后，什么也不说。

181 我要妈妈

Mum, I Need You

小周煜已经记不得爸爸的模样。爸爸很久没来看她了。自从妈妈生病之后，爸爸就走了。

爸爸什么理由也没有，对他曾经苦苦追求过的爱人说：他不想过这种日子。

他走了，他重新去找一个女人结婚去了。

现在，最爱她的妈妈也走了，去了天国。

197 姐姐不疯

Sister is not Mad

因为贫困和麻木，他们对出走了三年的姐姐不闻不问，让她疯掉。存在于社会之中，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无奈；父亲及家人的麻木，难道不也是生活与环境的产物么？

213 乡路带我回家

Country Road Takes Me Home

一只一只不锈钢的快餐盆递过来，里面是没吃完的米饭，排骨、大肉，甚至完整的鸡腿。李红光咽了一口唾液，又很不情愿地一样一样倒进垃圾筒。上大学两年来，他没在食堂吃过一顿饭。他没有钱。

229 算是跋

Postscript

232 设计人语

About Design

她才一岁半

父亲把她一个人，丢在医院

麻醉过后

光亮一点点从她的眼睛里消失

熄灭了

眼睛里满是泪水

慢慢合上

缓缓地，泪水从眼角落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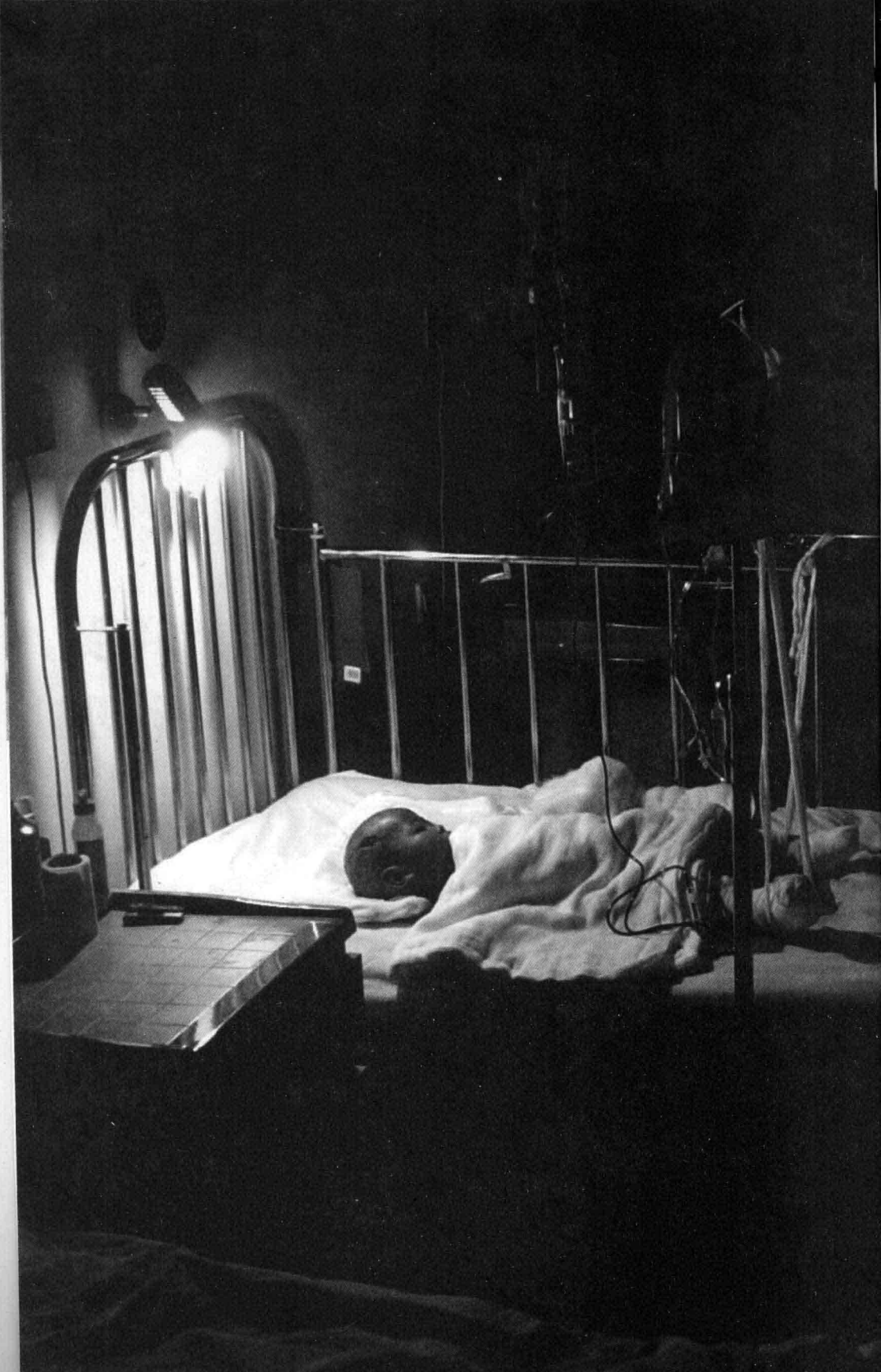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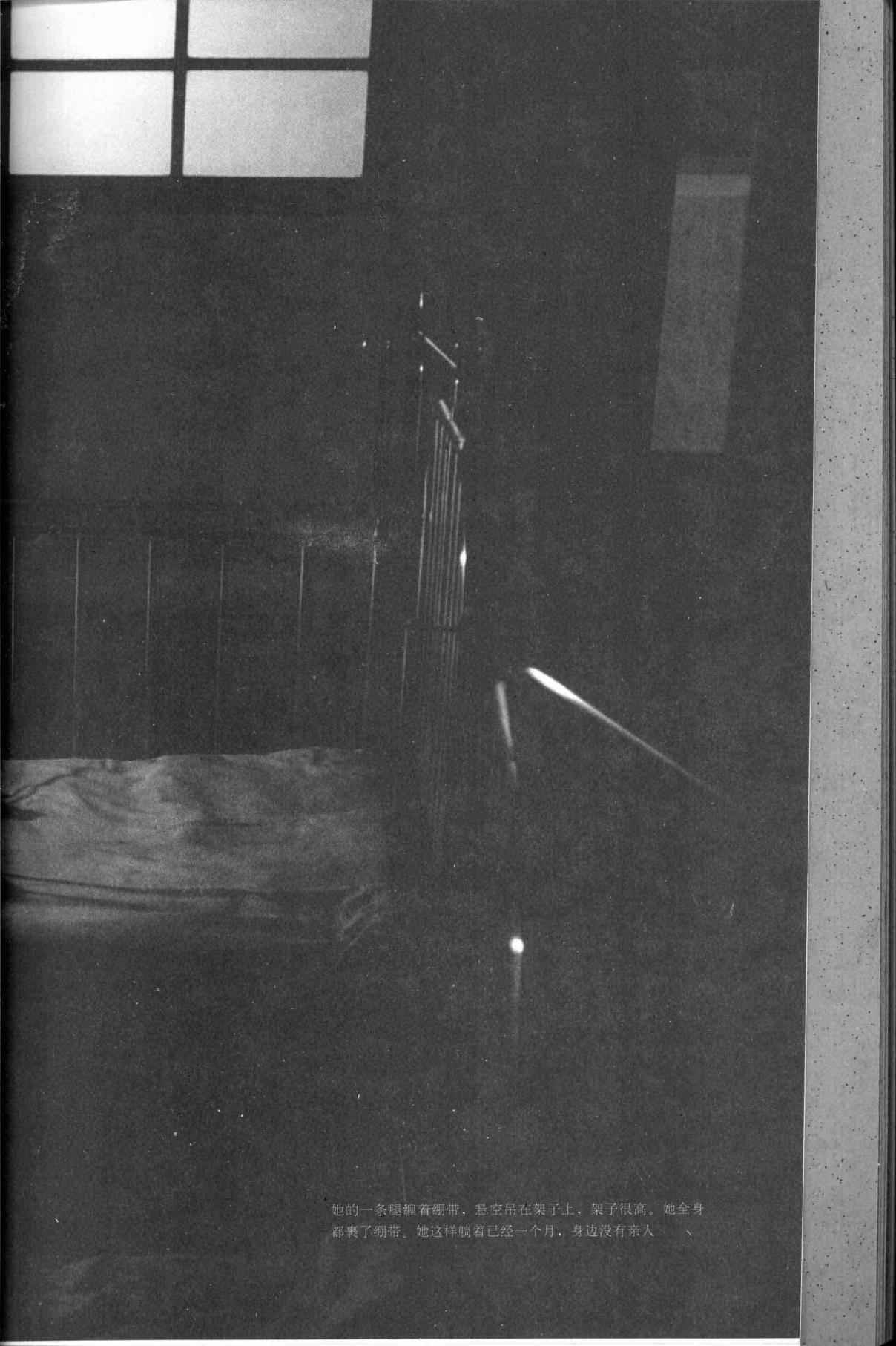
麻醉过后，她抽泣着，轻声地喊：妈妈，妈妈。慢慢睡去

士合数数

不系喉部从水缸，秋枫静

宝宝，不哭
Don't Cry, Baby





她的一条腿缠着绷带，悬空吊在架子上，架子很高。她全身都裹了绷带。她这样躺着已经一个月，身边没有亲人

病房很大，静静的。一个小不点，孤零零地躺着，床显得特别大。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她就是那个受伤的，一岁半的女孩。她张了张嘴，想哭，脸上挂着泪。她的父亲送她到医院，就走了，不再出现。留下她一个人，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。

她的一条腿缠着绷带，悬空吊在架子上，架子很高。她全身都裹了绷带。她这样躺着已经一个月，身边没有亲人。

“42%的面积被烧伤，35%是三度重伤。”主治医生说。

女孩哭起来。

护士摸摸她的手：“宝宝不哭。”

医生说：“宝宝不哭。”

我也说：“宝宝不哭。”

孩子哭得更厉害，喊：“妈妈，妈妈。”

妈妈不在。没有人知道，她还能不能见到她的妈妈，她的爸爸。没有人知道她是谁，她的家人是谁。她一个人，被丢在医院。南京红十字医院。

2004年3月9日。白下路，南京红十字医院。

晚上8点，7病区，烧伤科。门卫打来电话：一个小女孩烧伤，很重。护士赶忙下楼，去接。

“我到一楼电梯口，两个男的，前面那人手里抱着个孩子。用棉被严严实实地裹着。上了电梯，他说两天前火烫的。小孩她妈妈回四川老家弄钱了。他在镇江打工。孩子在句容医院治过，医生让转来这里。那人后面跟着的是他朋友。”护士说。

病区处置室。乔骋医生已经在这里等，他是烧伤科主任。“烧得非常重，非常危险。左侧下肢已经炭化。用手敲，硬邦邦的。血管也烧焦了，血管就像树枝形状，僵化凝

固着。孩子休克了。”

“孩子上肢全是针眼，没法打针。包扎也很专业，显然在医院抢救过。”

病区进入紧张状态。

“切静脉。输蛋白血浆、输抗生素、输抗休克药物、输维生素。”

“全身检查。换药，重新包扎。”

孩子的父亲靠着床，蹲在地上，用手按着胸口。他的朋友去办住院手续。“我身上只有1000元，孩子她妈妈明天就来，带钱来。”办完住院手续，他的朋友说妻子也在住院，得走。孩子的父亲守着孩子。他站不住，他说三天没吃饭了，也没睡觉。他蹲着。

一个小时过去，孩子从处置室被推进重症监护病房。

孩子在输液。父亲在床边看着孩子。孩子又黑又瘦，脸上皱得厉害，或许是哭的原因，皱的地方甚至结了痂。

父亲摸着孩子的手、孩子的头，孩子昏睡着。他趴在孩子的床边，看她的脸。他两眼充血。

父亲在孩子的床边趴了40分钟，孩子始终睡着。

“我要吃点东西。”父亲一脸痛苦，只在登记表上写了孩子的名字：李霞；年龄：一岁半；家庭地址：四川内江。就捂着胸口，要下楼吃饭。

父亲走了。从五楼的楼梯走下去。

有护士下楼去，在三楼楼梯口看到他。他趴在栏杆上吐，吐完了，一直趴着。

他的表情痛苦而伤心。

他没有回来。他再也没有出现。他把自己的孩子，一个人，留在医院。



这个一岁半的孩子，独自承受着身体的痛苦，无助地，在痛苦中喊着“妈妈”

“孩子处于休克期。四肢发冷，血压低，心率快，发烧， 39°C 。”乔骋主任说，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”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孩子的情况在慢慢好转，孩子的家人杳无音信。

“3月12日，上午8点。我们给孩子进行第一次手术。”

手术必须尽快进行。孩子左下肢被火烧坏的部分深达两厘米：皮肤——皮下组织——浅筋膜——脂肪，只有深筋膜、肌肉、骨头未曾伤及。

“坏死组织是病灶，是细菌繁殖的土壤。休克期过了，要立即动手术去除坏死组织。”

3月12日的第一次手术是对左下肢进行切痂——清除坏死

组织，然后敷上生物敷料。3月15日进行植皮手术。从孩子的头上取下7%的皮，植在她的左下肢。

3月23日，对右下肢进行切痂。

3月28日，对右下肢进行植皮。

“手术都很成功。”乔骋主任微笑着说。

孩子的家人一直没有出现。

孩子不会说话，只会喊“爸爸、妈妈”。偶尔喊一声，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，或者哭泣。不笑。不知道是因为痛苦，还是因为对于陌生人的恐惧。

没有人知道孩子到底是怎样烧伤的。孩子父亲当时的描述是，妈妈不在，他们住在二楼，他上厕所，发现起火了，跑进来，孩子就烧成这样。他没有带病历，说全部忘在了出租车上。他除了登记的那点点不知真假的信息，没有留下任何资料。

“他的说法太简单，对于起火的原因，被烧的当时情况，我们一无所知。从孩子的伤情来看，火源在她的左下侧。令人难以想像的是，孩子被烧得如此之重，至少被烧了有四五分钟。这么长的时间，孩子为什么没跑，为什么没人救她？孩子一个人在上面，怎么会燃起这样的火？”

由于忙于抢救孩子，没有人想到仔细盘问。当时火灾情形只能猜测，无法证实。知道内情的孩子的家人竟然从此全无音信。孩子在遭受火烧之后，又失去了最亲的人。

“我喜欢女孩。”他的父亲曾这样对护士讲。

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而他所喜欢的女儿，一个一岁半的孩子，独自承受着身体的痛苦，无助地，在痛苦中喊着“妈妈”。

医生、护士，完全打乱了自己的工作规律。她们要给孩子买牛奶、买“小馒头”、买尿片，甚至小玩具。她们要给孩子

喂奶、把大便小便，她们要明白孩子的哭，是因为疼痛、饥饿还是恐惧。

“我们3个人，24小时轮流值班。”烧伤科人手紧张，可是孩子现在成了中心。

4月6日下午，我站在孩子的床头。孩子紧张地看着我，眼睛大大的，惊恐不安。给她东西，她的手一动不动。只是惊恐地看着，嘴一扁，哭出声来。护士给她喂小馒头，她噙着泪，停止哭泣，眼睛还是紧张地看着病床边的不速之客。

她已经是漂亮的女孩了。“跟刚来的时候不能比。”护士说，“她会笑了，昨天笑了一次。”

总有病友来看她。吊着手臂的、拄着拐杖的。他们静悄悄地站在她的床头，看一会儿，再悄悄地离去。他们在过道中叹息。

